

旅游关注

我市大力整治涉旅购物市场及不合理低价游

熊火苗

11月上旬,我市市、区县旅游管理部门对全市8家旅行社、43家旅行社分社和65家旅行社服务网点,就“不合理低价游”旅游产品进行了全面排查,收缴和撤除了涉嫌“不合理低价游”宣传资料。之后,我市迅速出台了《全市涉旅购物市场及不合理低价游专项整治方案》,着力解决旅游购物场所和“不合理低价游”等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侵害旅游者权益的突出问题。

按照国家旅游局和省旅发委开展“不合理低价游”专项行动的要求,11月以来,我市结合实际制定了“不合理低价游”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门联动,严查旅游网站、旅游合同和旅游购物场所,打击“不合理低价游”。

我市出台的《全市涉旅购物市场及不合理低价游专项整治方案》,按照“政府主导、部门联动、行业自律、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原则,建立健全旅游综合监管长效机制。以打击“不合理低价游”为重点,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强化行业自律管理,增强诚信经营意识,有效遏制“不合理低价游”等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突出问题,维护旅游者和旅游经

营者合法权益,树立眉山旅游良好形象。

●旅游部门

1. 检查诚信参考价落实

旅行社协会是否制定重点旅游线路旅游团队诚信参考价,是否及时向社会公布。

2. 严厉查处“不合理低价游”

组团社向接受委托的旅行社支付低于接待和服务成本的费用,接受委托的旅行社接待不支付或者不足额支付接待和服务费用的旅游团队等行为。

3. 严查旅游合同执行情况



冬日暖阳

火苗
摄

人在旅途

小憩,回望田园的诗意图愁

闻钦 文/图

肇兴,不久前迎接了一个盛会。这里是“中国传统村落——黔东南峰会”的主会场。我们一行抵到肇兴,村寨门前的广场里,蓝白相间,中英文对照的会场背景板都还未见得拆去,简单,清新,颇有些国际范。

一个黔东南高原腹地的侗家村寨,为何能够赢得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住建部专业机构以及国内外各界学者的关注与青睐?肇兴,它的身后肯定多多少少承载着一个村落独有的基因或者“编码”。

肇兴的生活步调,闲适悠然,又与农家生计保持如此之近的距离与关联,像我这样的外来者有很多,但它似乎安稳如昨,并未受到多少打扰和改变。

村中,几座木质的风雨廊桥,点缀在溪河之上。桥的本意,原是便利通行,也为田间劳作的人们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场所,但在侗家村寨,风雨桥还承载着关于青年男女约会交流的职责与功能。

下午,在寨门口的民俗博物馆,看见过一个中年的保安大哥很投入,在门卫室独自一人弹着一件看起来并不精致的乐器。他说,自己从数公里外的另一个侗寨来这里工作,乐器是自己手工制作的琵琶,闲来无事就弹奏一下年轻时经常练习的曲子。大哥很认真地说,当年,如果一个青年男子不会弹琴,对歌,那是很掉面子的一件事。

说话时,大哥的脸上,显露出一点羞涩。

可能,这些年轻时的曲子让他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夏季,月夜,白天的劳作并未完全消磨掉一群青年的旺盛精力,一群侗族青年男女,聚集在风雨廊桥。小伙子弹着琵琶或者拉起牛腿琴,向着心仪的姑娘,唱起最动人心弦的情歌,桥对面的姑娘,则一边就着月光做针线活,一边用各种歌词考验小

围坐分享长桌盛宴,热闹品味侗家米酒,近百名大西南网盟的新媒体同行在记录,在体验,也在交流和分享。

酒酣耳热,躲开长桌宴的热闹,独自徒步村落街巷。街中,不到半数是如我一样的外来游客,更多者是村寨中的侗家后人。妇女,用手绣背袋把孩子拴在后背散步;青年,骑着摩托,夸张地呼

啸而过;老者,则坐在家门口,闲看路上过往的行人,打发时光。街边,几只竹编鱼篓散摆着,这种与农家生活高度关联的竹器,等待着的顾客,显然不是像我们这样的游客。

夜色渐沉,幢幢肇兴木楼的窗户中,开始透漏橘黄温暖的灯光。村中有溪流过,河水潺潺,灯光散落在水中隐约跳跃,溪河两边,本地的住户,或是来此经营商户,在门板后支开小桌,一场温馨的晚餐简单中开始。

肇兴的生活步调,闲适悠然,又与农家生计保持如此之近的距离与关联,像我这样的外来者有很多,但它似乎安稳如昨,并未受到多少打扰和改变。

村中,几座木质的风雨廊桥,点缀在溪河之上。桥的本意,原是便利通行,也为田间劳作的人们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场所,但在侗家村寨,风雨桥还承载着关于青年男女约会交流的职责与功能。

下午,在寨门口的民俗博物馆,看见过一个中年的保安大哥很投入,在门卫室独自一人弹着一件看起来并不精致的乐器。他说,自己从数公里外的另一个侗寨来这里工作,乐器是自己手工制作的琵琶,闲来无事就弹奏一下年轻时经常练习的曲子。大哥很认真地说,当年,如果一个青年男子不会弹琴,对歌,那是很掉面子的一件事。

说话时,大哥的脸上,显露出一点羞涩。

可能,这些年轻时的曲子让他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夏季,月夜,白天的劳作并未完全消磨掉一群青年的旺盛精力,一群侗族青年男女,聚集在风雨廊桥。小伙子弹着琵琶或者拉起牛腿琴,向着心仪的姑娘,唱起最动人心弦的情歌,桥对面的姑娘,则一边就着月光做针线活,一边用各种歌词考验小

围坐分享长桌盛宴,热闹品味侗家米酒,近百名大西南网盟的新媒体同行在记录,在体验,也在交流和分享。

酒酣耳热,躲开长桌宴的热闹,独自徒步村落街巷。街中,不到半数是如我一样的外来游客,更多者是村寨中的侗家后人。妇女,用手绣背袋把孩子拴在后背散步;青年,骑着摩托,夸张地呼

啸而过;老者,则坐在家门口,闲看路上过往的行人,打发时光。街边,几只竹编鱼篓散摆着,这种与农家生活高度关联的竹器,等待着的顾客,显然不是像我们这样的游客。

夜色渐沉,幢幢肇兴木楼的窗户中,开始透漏橘黄温暖的灯光。村中有溪流过,河水潺潺,灯光散落在水中隐约跳跃,溪河两边,本地的住户,或是来此经营商户,在门板后支开小桌,一场温馨的晚餐简单中开始。

肇兴的生活步调,闲适悠然,又与农家生计保持如此之近的距离与关联,像我这样的外来者有很多,但它似乎安稳如昨,并未受到多少打扰和改变。

村中,几座木质的风雨廊桥,点缀在溪河之上。桥的本意,原是便利通行,也为田间劳作的人们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场所,但在侗家村寨,风雨桥还承载着关于青年男女约会交流的职责与功能。

下午,在寨门口的民俗博物馆,看见过一个中年的保安大哥很投入,在门卫室独自一人弹着一件看起来并不精致的乐器。他说,自己从数公里外的另一个侗寨来这里工作,乐器是自己手工制作的琵琶,闲来无事就弹奏一下年轻时经常练习的曲子。大哥很认真地说,当年,如果一个青年男子不会弹琴,对歌,那是很掉面子的一件事。

说话时,大哥的脸上,显露出一点羞涩。

可能,这些年轻时的曲子让他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夏季,月夜,白天的劳作并未完全消磨掉一群青年的旺盛精力,一群侗族青年男女,聚集在风雨廊桥。小伙子弹着琵琶或者拉起牛腿琴,向着心仪的姑娘,唱起最动人心弦的情歌,桥对面的姑娘,则一边就着月光做针线活,一边用各种歌词考验小

围坐分享长桌盛宴,热闹品味侗家米酒,近百名大西南网盟的新媒体同行在记录,在体验,也在交流和分享。

酒酣耳热,躲开长桌宴的热闹,独自徒步村落街巷。街中,不到半数是如我一样的外来游客,更多者是村寨中的侗家后人。妇女,用手绣背袋把孩子拴在后背散步;青年,骑着摩托,夸张地呼

啸而过;老者,则坐在家门口,闲看路上过往的行人,打发时光。街边,几只竹编鱼篓散摆着,这种与农家生活高度关联的竹器,等待着的顾客,显然不是像我们这样的游客。

夜色渐沉,幢幢肇兴木楼的窗户中,开始透漏橘黄温暖的灯光。村中有溪流过,河水潺潺,灯光散落在水中隐约跳跃,溪河两边,本地的住户,或是来此经营商户,在门板后支开小桌,一场温馨的晚餐简单中开始。

肇兴的生活步调,闲适悠然,又与农家生计保持如此之近的距离与关联,像我这样的外来者有很多,但它似乎安稳如昨,并未受到多少打扰和改变。

村中,几座木质的风雨廊桥,点缀在溪河之上。桥的本意,原是便利通行,也为田间劳作的人们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场所,但在侗家村寨,风雨桥还承载着关于青年男女约会交流的职责与功能。

下午,在寨门口的民俗博物馆,看见过一个中年的保安大哥很投入,在门卫室独自一人弹着一件看起来并不精致的乐器。他说,自己从数公里外的另一个侗寨来这里工作,乐器是自己手工制作的琵琶,闲来无事就弹奏一下年轻时经常练习的曲子。大哥很认真地说,当年,如果一个青年男子不会弹琴,对歌,那是很掉面子的一件事。

说话时,大哥的脸上,显露出一点羞涩。

可能,这些年轻时的曲子让他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夏季,月夜,白天的劳作并未完全消磨掉一群青年的旺盛精力,一群侗族青年男女,聚集在风雨廊桥。小伙子弹着琵琶或者拉起牛腿琴,向着心仪的姑娘,唱起最动人心弦的情歌,桥对面的姑娘,则一边就着月光做针线活,一边用各种歌词考验小

围坐分享长桌盛宴,热闹品味侗家米酒,近百名大西南网盟的新媒体同行在记录,在体验,也在交流和分享。

酒酣耳热,躲开长桌宴的热闹,独自徒步村落街巷。街中,不到半数是如我一样的外来游客,更多者是村寨中的侗家后人。妇女,用手绣背袋把孩子拴在后背散步;青年,骑着摩托,夸张地呼

啸而过;老者,则坐在家门口,闲看路上过往的行人,打发时光。街边,几只竹编鱼篓散摆着,这种与农家生活高度关联的竹器,等待着的顾客,显然不是像我们这样的游客。

夜色渐沉,幢幢肇兴木楼的窗户中,开始透漏橘黄温暖的灯光。村中有溪流过,河水潺潺,灯光散落在水中隐约跳跃,溪河两边,本地的住户,或是来此经营商户,在门板后支开小桌,一场温馨的晚餐简单中开始。

肇兴的生活步调,闲适悠然,又与农家生计保持如此之近的距离与关联,像我这样的外来者有很多,但它似乎安稳如昨,并未受到多少打扰和改变。

村中,几座木质的风雨廊桥,点缀在溪河之上。桥的本意,原是便利通行,也为田间劳作的人们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场所,但在侗家村寨,风雨桥还承载着关于青年男女约会交流的职责与功能。

下午,在寨门口的民俗博物馆,看见过一个中年的保安大哥很投入,在门卫室独自一人弹着一件看起来并不精致的乐器。他说,自己从数公里外的另一个侗寨来这里工作,乐器是自己手工制作的琵琶,闲来无事就弹奏一下年轻时经常练习的曲子。大哥很认真地说,当年,如果一个青年男子不会弹琴,对歌,那是很掉面子的一件事。

说话时,大哥的脸上,显露出一点羞涩。

可能,这些年轻时的曲子让他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夏季,月夜,白天的劳作并未完全消磨掉一群青年的旺盛精力,一群侗族青年男女,聚集在风雨廊桥。小伙子弹着琵琶或者拉起牛腿琴,向着心仪的姑娘,唱起最动人心弦的情歌,桥对面的姑娘,则一边就着月光做针线活,一边用各种歌词考验小

围坐分享长桌盛宴,热闹品味侗家米酒,近百名大西南网盟的新媒体同行在记录,在体验,也在交流和分享。

酒酣耳热,躲开长桌宴的热闹,独自徒步村落街巷。街中,不到半数是如我一样的外来游客,更多者是村寨中的侗家后人。妇女,用手绣背袋把孩子拴在后背散步;青年,骑着摩托,夸张地呼

啸而过;老者,则坐在家门口,闲看路上过往的行人,打发时光。街边,几只竹编鱼篓散摆着,这种与农家生活高度关联的竹器,等待着的顾客,显然不是像我们这样的游客。

夜色渐沉,幢幢肇兴木楼的窗户中,开始透漏橘黄温暖的灯光。村中有溪流过,河水潺潺,灯光散落在水中隐约跳跃,溪河两边,本地的住户,或是来此经营商户,在门板后支开小桌,一场温馨的晚餐简单中开始。

肇兴的生活步调,闲适悠然,又与农家生计保持如此之近的距离与关联,像我这样的外来者有很多,但它似乎安稳如昨,并未受到多少打扰和改变。

村中,几座木质的风雨廊桥,点缀在溪河之上。桥的本意,原是便利通行,也为田间劳作的人们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场所,但在侗家村寨,风雨桥还承载着关于青年男女约会交流的职责与功能。

下午,在寨门口的民俗博物馆,看见过一个中年的保安大哥很投入,在门卫室独自一人弹着一件看起来并不精致的乐器。他说,自己从数公里外的另一个侗寨来这里工作,乐器是自己手工制作的琵琶,闲来无事就弹奏一下年轻时经常练习的曲子。大哥很认真地说,当年,如果一个青年男子不会弹琴,对歌,那是很掉面子的一件事。

说话时,大哥的脸上,显露出一点羞涩。

可能,这些年轻时的曲子让他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夏季,月夜,白天的劳作并未完全消磨掉一群青年的旺盛精力,一群侗族青年男女,聚集在风雨廊桥。小伙子弹着琵琶或者拉起牛腿琴,向着心仪的姑娘,唱起最动人心弦的情歌,桥对面的姑娘,则一边就着月光做针线活,一边用各种歌词考验小

围坐分享长桌盛宴,热闹品味侗家米酒,近百名大西南网盟的新媒体同行在记录,在体验,也在交流和分享。

酒酣耳热,躲开长桌宴的热闹,独自徒步村落街巷。街中,不到半数是如我一样的外来游客,更多者是村寨中的侗家后人。妇女,用手绣背袋把孩子拴在后背散步;青年,骑着摩托,夸张地呼

啸而过;老者,则坐在家门口,闲看路上过往的行人,打发时光。街边,几只竹编鱼篓散摆着,这种与农家生活高度关联的竹器,等待着的顾客,显然不是像我们这样的游客。

夜色渐沉,幢幢肇兴木楼的窗户中,开始透漏橘黄温暖的灯光。村中有溪流过,河水潺潺,灯光散落在水中隐约跳跃,溪河两边,本地的住户,或是来此经营商户,在门板后支开小桌,一场温馨的晚餐简单中开始。

肇兴的生活步调,闲适悠然,又与农家生计保持如此之近的距离与关联,像我这样的外来者有很多,但它似乎安稳如昨,并未受到多少打扰和改变。

村中,几座木质的风雨廊桥,点缀在溪河之上。桥的本意,原是便利通行,也为田间劳作的人们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场所,但在侗家村寨,风雨桥还承载着关于青年男女约会交流的职责与功能。

下午,在寨门口的民俗博物馆,看见过一个中年的保安大哥很投入,在门卫室独自一人弹着一件看起来并不精致的乐器。他说,自己从数公里外的另一个侗寨来这里工作,乐器是自己手工制作的琵琶,闲来无事就弹奏一下年轻时经常练习的曲子。大哥很认真地说,当年,如果一个青年男子不会弹琴,对歌,那是很掉面子的一件事。

说话时,大哥的脸上,显露出一点羞涩。

可能,这些年轻时的曲子让他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夏季,月夜,白天的劳作并未完全消磨掉一群青年的旺盛精力,一群侗族青年男女,聚集在风雨廊桥。小伙子弹着琵琶或者拉起牛腿琴,向着心仪的姑娘,唱起最动人心弦的情歌,桥对面的姑娘,则一边就着月光做针线活,一边用各种歌词考验小

围坐分享长桌盛宴,热闹品味侗家米酒,近百名大西南网盟的新媒体同行在记录,在体验,也在交流和分享。

酒酣耳热,躲开长桌宴的热闹,独自徒步村落街巷。街中,不到半数是如我一样的外来游客,更多者是村寨中的侗家后人。妇女,用手绣背袋把孩子拴在后背散步;青年,骑着摩托,夸张地呼

啸而过;老者,则坐在家门口,闲看路上过往的行人,打发时光。街边,几只竹编鱼篓散摆着,这种与农家生活高度关联的竹器,等待着的顾客,显然不是像我们这样的游客。

夜色渐沉,幢幢肇兴木楼的窗户中,开始透漏橘黄温暖的灯光。村中有溪流过,河水潺潺,灯光散落在水中隐约跳跃,溪河两边,本地的住户,或是来此经营商户,在门板后支开小桌,一场温馨的晚餐简单中开始。

肇兴的生活步调,闲适悠然,又与农家生计保持如此之近的距离与关联,像我这样的外来者有很多,但它似乎安稳如昨,并未受到多少打扰和改变。

村中,几座木质的风雨廊桥,点缀在溪河之上。桥的本意,原是便利通行,也为田间劳作的人们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场所,但在侗家村寨,风雨桥还承载着关于青年男女约会交流的职责与功能。

下午,在寨门口的民俗博物馆,看见过一个中年的保安大哥很投入,在门卫室独自一人弹着一件看起来并不精致的乐器。他说,自己从数公里外的另一个侗寨来这里工作,乐器是自己手工制作的琵琶,闲来无事就弹奏一下年轻时经常练习的曲子。大哥很认真地说,当年,如果一个青年男子不会弹琴,对歌,那是很掉面子的一件事。

说话时,大哥的脸上,显露出一点羞涩。

可能,这些年轻时的曲子让他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